

言行相对一致。走向民主开放的当代社会，私域与公域逐步分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出现分离，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在这种境遇中高校教师可能因其拥有高端知识和专家身份的优势与社会建立起最直接的关系，也可能因其高深的知识、狭小的受众沉醉于“象牙塔”间。这样教师可能在课堂上教书育人，是读书人；在课外可能经商炒股，是商人；在日常休闲生活中可能沉迷于网络，沦为空心人；在社会生活中也可能格格不入，成为边缘人……。因此，教师的角色多重性明显，个别教师在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甚至扮演完全对立的角色，这样言行不可避免地分立、分离，甚至分裂，言教与身教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

3. 蜡烛型、园丁型与撞钟型的分化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对教师职业的一个经典描述。这个标准一直以来都是教师职业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也正是在这个理想的引领下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教师。但是民主开放的今天，社会日益多样化、主体意识走向务实，教师有了多层次、多样化追求的空间高等教育飞速发展，教师队伍不断扩大，吸纳了不同志趣、格调的教师，教师的追求呈现出了实实在在的多层化。典型如：（1）蜡烛型，把教育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工作生活的乐趣。这样做到了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这是崇高的理想追求。（2）园丁型，尽职尽责，按照高校教师的标准做好本职工作。这如同园丁努力做好养花、护花的本职工作，但是手段与目的之间出现错位，这是平凡的追求。（3）撞钟型，这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式的应付状态，不仅没有很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如对知识不求甚解、待学生责任心不强），情感上也不认同所做的工作（如端起饭碗吃饭，放下饭碗骂娘）。这是一种平庸的职业预设。事实上，崇高、平凡与平庸的职业理想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当前高校教师职业理想的定位有下沉趋势也是事实。这种分化、下沉是现代社会的分化，也必然是师德建设的难题。

二、困境之定位

这些矛盾、冲突及分化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不断彰显而呈现的。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分为三个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

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4]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漫长的农业文明走出来的国家而言，虽然我国某种意义上既有第一个形态的因素，也有第二个形态的因素，由于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也透出第三形态的端倪，但主流是不断由第一形态向第二形态过渡。因此，二分化、分离、机械化和实用主义等上升为发展的驱动因素，体现现代性因素的科技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等价值观，通过文化、经济及政治的影响向外扩散并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优位价值。在这个过程中高等学校或多或少地如工厂般走向规模化、像机关般走向权威化。与此同时，教师一方面不得不迎合科研和教学中的复杂多样的显性考核指标，以实现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意识的影响，主动追求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身价”。这样一来，经师与人师之间的天平倾斜、言教与身教之间的统一打破，进而也就出现了蜡烛型、园丁型和撞钟型等价值追求并且呈现出下沉之趋势。

按照一般的看法，现代化有某种“动态”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现代性看作现代化所要达成的目标，而把现代化看作是现代性目标的实现过程。^[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巨大的断裂，但现代性的图景极为广阔，且具有动态性，是不间断的理解与建构的过程。因此，现代性卷入的意义深远的变革也将是一个动态的完善化过程，这是“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过程。对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二版序言中作了很有见地的阐释。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无序、无法、无德现象，经过几十年的观察以后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随着市场经济走向成熟，资本家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6]。同样，在我国市场经济刚建立时出现了许多低劣无序的状况，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后已经逐步有了更多的规范性与道德性，这预示着健康和谐的现代化建设。前述师德出现的一些现象应该也是发展中的一个环节。首先，身价的追求本身就是现代教师之自性的重要体现。不管是西方，亦或东方，也不管是古代，亦或将来身价的追求都存在，只是在封闭权威的年代这种追求可能受到抑制，只是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将来这种追求定位可能更加合理。因此，追求